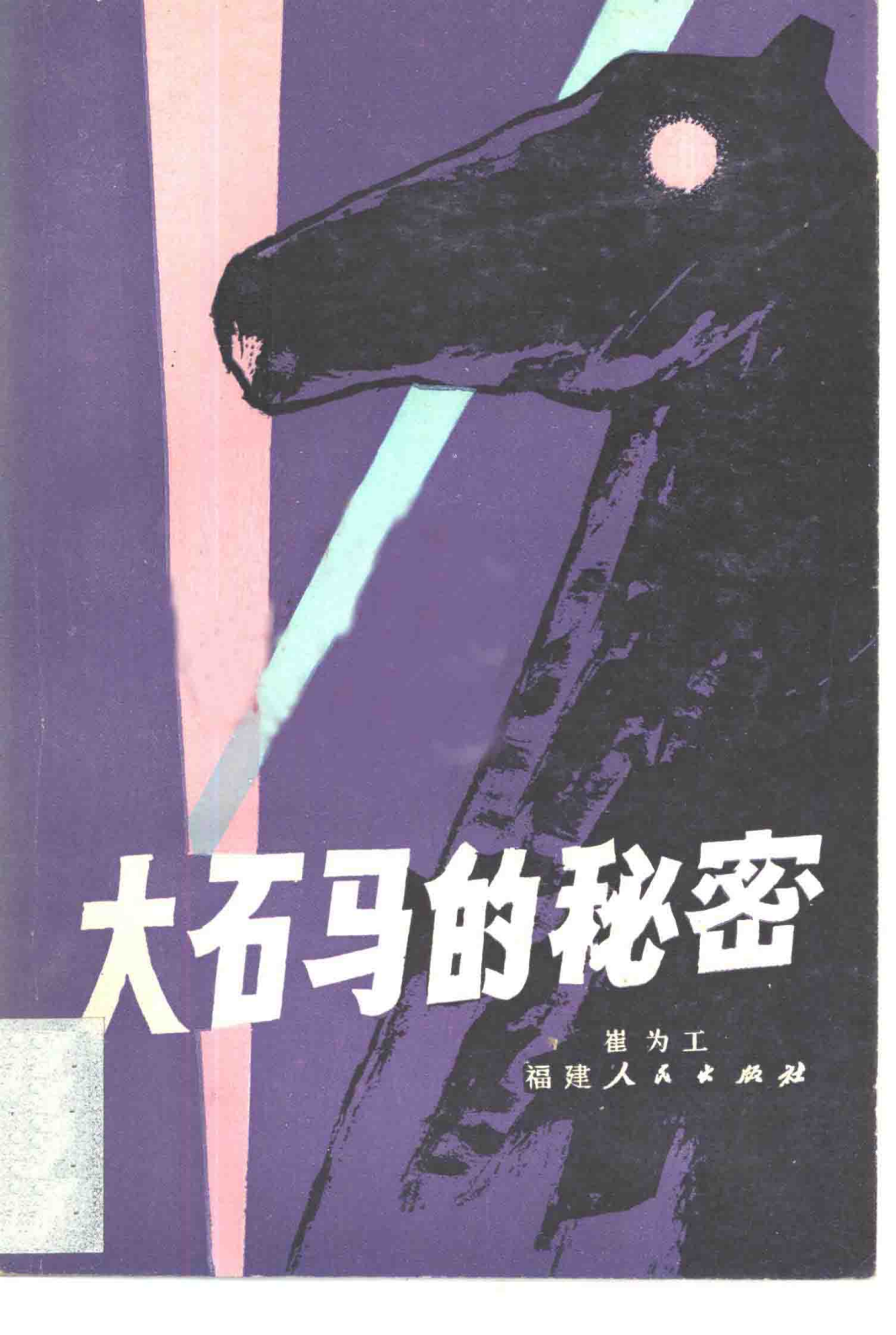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石马的秘密

崔为工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大石马的秘密

崔为工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介 绍

石马岭，酷似引颈长嘶的马，隐藏在淡淡的雾霭之中。传说岭上的石马庙常有“石马将军”显圣。一九五八年初夏的一个夜晚，石马的“眼睛”竟迸出火光，更给石马岭蒙上了神秘的色彩。就在这时，我刚刚动工的雷达情报分析枢纽站千里眼工地，遭到了敌机的轰炸。这跟“石马将军”显圣有什么关系？这部长篇小说以惊险、曲折、引人入胜的故事，解开了这个谜。

大 石 马 的 秘 密

崔 为 功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福州得贵巷27号）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三明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11.125印张 2插页 220千字

1982年7月第1版

1982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0,170

书号：10173·291 定价：0.87元

目 录

一 不速之客天外来.....	(1)
二 兽夹上的布片.....	(27)
三 初进石马浦.....	(50)
四 静夜一声脚步响.....	(71)
五 林荫胡同五号.....	(97)
六 野兽避开陷阱.....	(127)
七 关济庙之夜.....	(151)
八 食品包装袋.....	(177)
九 集奶车.....	(199)
十 虚张声势.....	(225)
十一 暗中打开的小门	(246)
十二 夜半钟声到客船	(269)
十三 “黑屋”巢穴	(296)
十四 还不是结局的结局	(324)

一 不速之客天外来

夜幕漆黑如墨，不见月亮，没有星星。海洋低抑的涛声里，浓重的腥味弥漫着。空气潮湿溽闷，一场猛烈的雷暴雨就要降临了！

这是一九五八年，我国东南海疆一个普通的初夏之夜。一架神秘的飞机，正在茫茫夜海的上空低飞着。

很少有人知道它从哪里来，要飞到哪里去。所有的航行灯、座舱灯都关闭了，无线电保持着静默。巨大的引擎上，新装了波状消音器，轰鸣声变成了微弱的、时断时续的嗡嗡声，象是牙疼病人发出的呻吟。

一座眨着眼睛的桔黄色灯标从机腹下掠过。航行官紧盯萤光闪烁的罗盘，飞机贴着海面，小心翼翼向前疾飞。猛地，由于地面效应，机翼颠动了几下。与此同时，远方出现了点点灯火。

“大陆！已经钻进大陆了！”

顿时，航行官浑身三百根神经都绷紧了。他拉起驾驶杆，飞机沉闷地叫着，往上爬升。紧接向右猛一转，钻进了一条深深的峡谷。极远处有团明亮的光晕。他按了按“准备

轰炸”的电门，飞机沿着峡谷，直朝那团光晕扑去……

这峡谷叫星星峡，宽不过百米，夹在两座壁立峭削的山岭之间，显得格外险峻幽深。那光晕，是长长峡谷的出口处，一座代号“千里眼”的国防保密工程，正在这里紧张地进行施工。

自从祖国大陆获得新生那天起，敌人就从未停止过罪恶的反扑。他们经常出动飞机，明火执杖地闯进来撒传单，投特务，扫射居民，夷平工厂、医院和学校……为迅速扭转东南沿海战略态势，准确了解敌机敌舰意向，上级决定：在渤海的山间，尽快建起这座雷达情报分析枢纽站。

这等于往敌人眼里楔进根钢钉，他们岂肯罢休！于是，从工程破土兴建以来，敌机便多次前来狂轰滥炸。然而，这些喝洋牛奶的航行官们却不争气，保护工地的高射炮群一响，他们不是撞山就是钻海，有的干脆来个凌空爆炸！

这真使伪二厅的颠覆专家们气歪了嘴！他们又数次派遣特务，企图潜入工地，切电断水，炸坏车辆，烧毁材料库……怎奈在机警的前线军民面前，这些阴谋也象五颜六色的肥皂泡，须臾间便一一幻灭了。

在斗争风雨里，建设者发挥出全部智慧和热情，工程进展很快。现在，初期工程已在收尾，各主体建筑都已竣工。我国军工战线的新产品——盲区小、长于搜索低空目标的“千里眼”警戒雷达，已于傍晚运到工地。人们决心再接再厉，加速完成收尾工作，让雷达车早日转动起来。

夜深了，工地上依然繁灯如昼。搅拌机低声吼叫着，蒸

汽锤正为二期工程打桩，“空——咣”，“空——咣”，白汽喷腾，声震四野。满载石料的翻斗车不断鸣笛，穿过繁忙的人流。上夜班的工人个个争先恐后推车运料，飞跑穿梭。夜色里，弧光灯辉照出一大片崭新的建筑物外廓：那半地下的拱顶房是情报信息处理站，宽敞的大楼是中央控制室。供电站的锯齿形厂房后，筑着紧挨小河的循环冷却池，它们参差座落在峡口平坡上。再往上是三座雷达基座台，各有十数米高，五六米见方，全用钢筋混凝土构制。它们彼此相距百十米之遥，在黑幽幽的夜色里，仿佛三个亲密的弟兄挽起臂膀，镇守着星星峡谷地。

基座台周围，脚手架和水泥模板还未拆除。一群工人戴柳盔，蹬长统靴，正往基座台周围的排水沟岸坡，浇灌着混凝土沙浆。

一个楞眉虎眼的青年工人，气喘吁吁地跑来，老远就叫：“师傅们，你们见到林技术员吗？”

“楞头青，是你！”一位手执灰抹，正细心搪平浆面的老工人抬起脸来打趣道：“看你跑的这身汗！是急着叫技术员给你介绍对象吧？呵，坦白坦白！”

工地上腾起一片哄笑声。那楞头青笑得直跺脚，“我今日做了冤死鬼喽！”说着把手中细铁丝一扬，“看见了吧，我们组夜班定额都干完了。大家想把暗渠底道钢筋扎一下，又不知这T型脚的规格，想找技术员问问，到处寻他不着！”

工人们七嘴八舌，都说上夜班后就未见到技术员。有人出主意说：“叫广播站用喇叭喊一喊！”

“摘得粽子叶，过了端午节，再磨蹭一刻就要下班喽！”那楞头青急得窜星冒火，拔脚正要走，蹲在高处的一个工人叫了起来：

“呃！你们看，大门外那是谁来了！”

众人都回眸望去。隔着不远的铁丝网，他们看见外面公路上，有个细高身材的人，正慌里慌张地走来。在入口处，他向岗亭里的哨兵出示了证件，然后走进了工地大门。

“林技术员！”楞头青高叫一声，飞步跑上前去。一看，他不禁暗自吃惊：技术员穿的薄呢服上，沾满了烂泥，灰黄便裤也挂破了，十分狼狈的脸上，擦出了一道道细微的血痕。

“呀！你这是怎么啦？”

技术员脸上浮起疲惫的微笑。他刚想说什么，猛然间，“铃——”整个工地的电铃声大作，脚手架顶端的警报器，也跟着尖声长啸起来。担任防空哨的人员，纷纷站在高处，用喇叭筒大声喊着：“警报！空袭警报！”

“真捣蛋！回头说吧！”楞头青不甘心地盯了一眼技术员，快快地跑回自己组去了。

生活在前线的人们，对这种警报早已司空见惯。虽是夜间，他们仍能迅速切断电源，关闭水龙头，收好工具，依次跑向掩蔽洞。刹那间，机声人声嘎然而止，明亮的工地灯光全熄，一切都隐入无边的寂静和黑暗之中。

头顶上，已听得到隐约的飞机引擎声。技术员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来：“那是谁呀？怎么还不进洞！”

他摸黑跑过去，把那个挪动斗车的楞头青拽过来，搯进洞里，自己堵在门口。那青年气咻咻地笑骂着：“这混蛋飞机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刚放好一车沙浆，它就飞来胡搅。你们说，这不是屎克螂飞到烟锅上，要烘老爷的火嘛！”

“这楞头青，就爱扯旗放炮！”洞底有个老工人疼爱地骂道：“你急什么？等会儿敌机滚了蛋，咱们该怎么干还怎么干！”

“滚蛋？”洞口的技术员林雪明禁不住插嘴了，“咱们大军高射炮没搬来那几年，这些破飞机三天两头窜来丢炸弹。今日呀，只怕它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来时容易，去时就难喽！”

防空洞里，人们都不讲话了，眼光一齐朝星星峡方向望去。他们知道，在那扼守峡谷的山巅上，有大军一个屡建奇功的神炮连。

猛然间，大地颤动起来。空气震颤，夜林瑟索。黑暗中，只见峡谷两边山头上喷射出千万条火龙，震耳欲聋的巨响在谷底滚动。曳光弹飞掣的流火织出张光明的巨网，严严罩住一个庞大的白色怪物。只见它扭动着丑陋的身躯，拼足马力，企图逃脱惩罚，可是已经晚了，轰然一声闷响，它的尾巴喷出条粗重的浓烟，“日——喔——”，朝着峡口的千里眼工地，急剧坠落下来。

“嗨嗨，快瞧呀，揍下来啦！”

怒歼飞贼的场面，谁不想一睹为快。洞深处的人慌着朝外挤，但林技术员却死死把住洞口：“别挤别挤，警报还没

解除，谁也不能出去！”

人们在洞口挤成了疙瘩。楞头青踮起脚跟，死乞白赖地说：“雪明哥，放咱们出去看看呀！”

技术员还未答话，洞外豁然一亮，刺得洞里的人们都眯起了眼。奇怪呀！正急剧坠落的敌机，猛然一抬头，转入了平飞。那耀眼的光亮，是它投出的两颗照明弹，巨大的光球，照得山野雪闪闪一片亮。整个千里眼工地，全清晰地暴露在敌机视野下。

“咦！这飞机象要弄什么鬼？”

“你看，它屁股后那股浓烟没有了！”

“在俯冲呐，它要炸工地啦！这王八蛋……”

“快打！炮兵同志，快打呀！”

“轰——咣……”

山摇地撼一阵巨响，又一组炮火准确而又密集地直接命中了敌机的引擎和机翼。火焰里响起钢铁解体的碎裂声。几乎就在同时，敌机投弹了，在烟火滚滚的机腹下，能清楚地看到无数小黑点，带着尖厉的啸音落下来。

“日——咚！”

可惜那个绝望的航行官顾头不顾腚，根本无暇仔细瞄准，投下来的炸弹，都飞到山坡背后去了。只有最后两颗，落在千里眼工地上。

现在，从洞里就可以看清这两颗炸弹，它们在炮光和照明弹的余辉里，屁股朝天头朝地，深深扎在泥土里，巨大的弹体半斜着，四棱尾翘铮铮发亮。其中一颗远的，在沙石场

后面，另一颗近些的，恰恰落在三号基座台跟前。

奇怪的是，所有炸弹竟没有一颗爆炸！

防空洞里的空气，沉重得似乎要凝固了。到底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只见那楞头青袖子一捋，抄起盘大绳，叫道：“瞧着吧，我非把它们拉到山沟里去不可！”说着就朝洞外撞。

技术员一把将他拽住。

“千万莽撞不得！这是延时炸弹，说不定什么时间就爆炸呢，你难道……”

“轰——！”

技术员话音未落，一声巨响，基座台下那颗炸弹爆炸了。泥块沙尘飞卷起来，刷刷落在洞口附近。楞头青震得一吐舌头，突然间，他指着对面惊叫起来：“架子！技术员，架子！”

一块犁铧大小的弹片横空飞去，不偏不倚，正切断一根粗大的毛竹支柱，高高的混凝土模板架倾斜了，在水泥构件的重压下，失去平衡的支架开始扭曲，竹撑桁发出嘎嘎吱吱的酥裂声，随时都可能倒塌下来。

“轰”地一声，防空洞对面的山坡上，那架敌机坠毁了，一股浓烟烈火卷上天空。不过洞里的人们已无暇去品评它了，无数双焦虑的眼睛，都紧紧盯住了支架。

支架万一倒塌，固化强度不够的混凝土构件就会倾覆，无数人的劳动将化为乌有，工程进展将受到影响，开机的时间势必延迟。

猛地，防空洞里，一个黑影飞窜出去。他跳过余烬袅袅

的弹坑，扑向“嘎吱”作响的支架，用自己的肩膀，奋力托起了摇摇欲坠的横桁。奇迹出现了，支架被牢牢托稳了！

人们都被这胆气豪壮的举动所感染，正欲蜂涌上前时，另一颗邪恶的炸弹又轰然炸响，弹片卷起沙尘，尖啸着向四方飞逝。火光中，肩扛横桁的身影一个趔趄，但又摇摇晃晃站稳了。

“林技术员——”

“雪明哥——”

防空洞里的人们一涌而出，扛的扛，抬的抬，用木柱飞快顶起了那根关键的横桁。可是，当人们从技术员身上撤开重负的一刹那间，他就踉跄着倒下了。

许多个声音焦急地呼唤着他。他躺在众人的臂弯里，面色苍白。额头上，鲜血汨汨地渗出来。他已经失去了知觉。

侦察科长吴用敏放下手中的通报，蹙起双眉，陷入了沉思。柔和的灯光，洒在他的军服和肩章上。他是个身材瘦削的人，脸庞清癯，颧骨略显高耸。额角上，爬着几道细碎的网纹。锋眉下却有双明睿的眼睛，仿佛要努力窥破什么秘密似的，透出犀利和深邃。

两小时以前，他刚收到这份由海军舰队保卫部转来的通报。通报叙述了一个非常离奇的事件——

在我们海防线正面，青榕江的入海处，有座残敌盘踞的弥陀岛，孤零零地蹲踞在浩淼的海涛之中。岛岬猫爪湾里有座军港，锚位上泊满了护卫舰、油船、运输舰和高速炮艇，

码头上建造了修船厂和军需仓库。港外水道上，引航灯标和水雷阵交错密布。除了岛上那个简易机场，这港口就是联系外界最重要的通道了。

最近几天，弥陀岛守敌的海军分队，活动突然频繁起来，多次通过舰艇，登上HD—4号灯标。

HD—4号灯标，建在港外一堆黑色荒礁——鸡娘礁上，距岛约有一里水路。灯标是自闪式供电，每三秒瞬亮一次，给夜航的船舰指示水道。灯标的海图位置，在2243海区，第七第八小区的交连线上。

几天前，一个海雾初消的上午，从弥陀岛军港里开来条高速炮艇，下来几个身披风衣、手拿望远镜的家伙，其中有个外国人。他们登上礁顶，向大陆这个方向一面了望，一面指手划脚地谈论了半天。

第二天下午，弥陀岛又开来条运输舰，卸下大大小小许多箱子，几个军士搬出箱内东西，紧靠灯标，竖起了一座又细又高的银色金属架。接着，他们给灯标换了新的灯具，又在旁边那座银色金属架上，装起一盏带聚光罩的大功率碘钨灯。最后，他们从船上抬下两部汽油发电机，并在礁岩间拉起了一座歪歪斜斜的帐篷。

入夜，更换灯具后的灯标格外明亮。帐篷里的敌人多次启动发电机，试验那盏新装在金属架上的大功率碘钨灯，这盏灯光度强烈耀眼，照射方向，一直停留在2248海区。

从第三天开始，海面平静，鸡娘礁上的敌人每夜都提前开亮灯标，同时也启动发电机，用碘钨灯照射海面，灯光在

海面撒出一条极远的光带。海上不见船影。我方观通站彻夜监视，始终无法判明敌人意图……

“是呵，弥陀岛的敌人在搞什么鬼呢？”

吴用敏想到一点。他查了查《敌岛战防设施手册》，“灯标”一节讲得很清楚：引航灯标照射半径彼此重叠15%，这足以在夜间指示水道了。显而易见，敌人给HD—4号灯标改装灯具，加大照射距离，绝不会是单单为了引航。还有，那盏新装的大功率碘钨灯，彻夜照射2248海区，可那里既无敌占岛屿，又无夜间活动的敌水面舰只，这里面又有什么奥秘呢？

他燃起一根香烟，继续沉思着。突然，他想到了千里眼工地。他打开案头的蓝色卷宗，抽出一份厚厚的《敌情通报》，仔细读下去——

“……近日，盘踞在沿海岛屿上的敌人，在帝国主义怂恿策动下，正预谋对我东南前线一批重点国防设施，进行大规模军事破坏。

“据悉，针对我即将完工的千里眼工程，伪二厅在弥陀岛特务大本营里，制订了一个‘TCS’计划，由特情处长陈尚焰、美军情报顾问贝尔纳斯指挥实施，内容不详。……”

“陈尚焰、贝尔纳斯……”这两个人名，对吴用敏说来并不生疏。自从调来前线后，他多次听到被俘特务对这两人的描述。陈尚焰，是个惯于投机钻营的反共老手，颠覆破坏上有一套，他生得肥矮短拙，人呼“陈矮瓮”；贝尔纳斯，是个诡幻叵测、心辣手毒的职业特务，解放前曾任“盟邦特

刑队”督导官，指挥滨海一带的特务活动。大陆解放后，这两人逃往海岛，继续挖空心思策划阴谋。自从千里眼工地开工，无数次空中轰炸和海上派遣，都是他俩一手指挥的，在这些阴谋相继败露后，他们拟出新的“TCS”计划，究竟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呢？

门外倏地一声“报告”，打断了他的思路。

“请进来！”他合起了桌上的卷宗。

门推开了，一个梳小辫的机要员走进来，递上一张刚刚快速打印出来的文件，油墨尚未干透。页角上，斜盖着一方“急办”红戳。

吴用敏把文件接在手中，一口气看下去。

敌情动态（125）期

今夜二十点十七分，中频波下，出现一陌生电台呼号。频率稳定，手法清晰，与海外某电台沟通联络，传递报文十余组后，突然消失。详情正查，希密切注意！

侦听八组

1958年×月×日

“它发出的电文抄到了吗？”吴用敏问。

“抄到了。技术组正组织力量破译。译出后给你送来一份？”

吴用敏点点头，从文件上移开视线，“这陌生电台的方位呢，测准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敌人猾得很，工作时间压缩得非常短，没等定位仪抓准就溜掉了！”女机要员想了想，又说：“不过，根据信号强度推定，电台位置不会很远，有可能在东南方石马岭一带。”

“石马岭？”吴用敏豁然想到了“TCS”计划。女机要员一走，他就翻开地图，找到了这座山峦。果然，在这石马岭山脚下，就是那座被敌人视为眼中钉的千里眼工地！

“好呵，到底出洞了！”他好象猎手嗅到野兽的气味，精神抖擞地站起来：今天傍晚，新型雷达才运到工地两个钟头，附近石马岭就出现了跟海外联络的陌生电台，狗东西们来的可真快呀……

这时，电话铃猛然响起来，“有情况！”他一步跨到桌边，抓起话筒，听到了工地保卫组长老廖熟稔的声音。

“吴科长，敌人派来架轰炸机，被炮兵同志给敲掉了。我把情况跟你汇报一下……”

听筒里嗡嗡响着，廖组长告诉他：敌机临空时，三部新雷达按照吴用敏的布置，早已转移进山洞，丝毫未受损失；敌机慌忙投下的两颗炸弹，炸断了三号基座台的横桁支架，不过现在早抢修好了；另一些炸弹的气浪，只掀跑了溪边临时厕所的篱墙……

吴用敏边听边作记录。忽然他提高嗓门问：“什么……谁受伤了？……林雪明……是个技术员……”，他记下这个名字，问：“人现在怎么样？”

“头部被弹片擦伤，流了不少血，昏迷过去了……卫生

院开来救护车，准备把他拉走……”

“好，我马上赶到！”吴用敏放下话筒。

五分钟后，一辆嘎斯吉普驶出保卫部大门，呼啸着开上平坦的军用公路。已是夜阑更深，公路上人踪稀疏。车轮如飞，车底浮动着一片悦耳的沙沙声，路旁的山影树影，箭一般朝车后飞掠。吴用敏斜倚在前坐垫上，脑子里象走马灯一样转个不停。

——再有七八天时间，千里眼雷达就要开机，敌人肯定加快了“TCS”计划的步骤……荒礁灯标之谜，现在还解不开，既然有外国人亲临现场，看来非同寻常……新型雷达车刚到工地，陌生电台就发出电报，敌机紧接飞来轰炸，很明显，这电台是敌人的“耳目”。在工地周围，一定潜藏着未被发觉的敌特分子！……

汽车仿佛了解他的心情，风驰电掣般前进。车灯劈开夜帷，速度表的指针在“60”左右跳动。一阵狂风呼啸而过，几颗大粒的雨点砸在车棚上。吴用敏刚闭紧窗玻璃，滂沱大雨就从天而降，一瞬间犹如长堤崩溃，银河倾流，雷鸣电闪里，茫茫山野化成一片雨海。急雨滞留在路面上，片刻间就淌成千万条涓涓的小溪。

吉普车疾驶向前，雨刷呼呼刮着挡风玻璃，车轮冲开路面面积雨，呈扇状哗哗向两面溅开。汽车象一艘风涛里破浪的战舰。吴用敏上身前俯，贴着车窗，留神地向外注视着。

公里牌在车灯下一个个飞快掠过。汽车拐上一条盘旋的运输公路，已经能看到对面山间——千里眼工地的灯光在雨